

湖上的羊群

卷之三

—— 重慶的一環 —— 低
北大的大學教育，近兩年來的反動，也和舊來一樣，實為長久的教員，機會的私有，不加以反對已本了等級主義的行動；假使學校在受者方面，縱使開始而不憤而感到了幾分地抽苦，但暫以爲常，那就慣然了，況且由此還可以使學生收斂，他為萬不可以他的學習與非分的慾念而努力奮鬥，也是不可推脫的事；可是學校方面，亦應當相當地滿足學生的慾望，現象，能够發揚光大的水續有以抵於光明美滿的燒燒的驅策，然學生自身的地點一毫無他自己的工作，盡到了如例的程度，在二十二年期開始之初，法學院局對於這方面的工件，盡然提出了所謂「人的條件」，即看學生當局即提出了所謂「人的條件」，然迄至如今，這兩者仍然是失調的。

了理想。無疑地，認在人的方面，我們並不否認現在任法學院裏有幾個差不能稱職的教授，亦大有人在，例如因教授鐘點講課，對於某科，本非所專，亦要生拉活湊，湊足鐘點，以便領取教授薪金，又或以歷史關係，私人的關係，此如晉督老朽，滿腹虛空，而其地位，依然是頭目不破，穩若泰山。如此情形，不勝枚舉，例如上兵法教導一某，形似商人，性格無賴，每於上課之際，同學必徘徊室外，待壯冊牒之到來，始魚貫入座，一俟點名後，又復魚貫而出，教室室內僅僅存三、二人，但假以解決二寸半問題，為不外乎加合笑，大抵其粉飾，

員維特秩序之舉，這裏是開教育界的先河。要求學校，遠涉天涯，益世報北平版曾其事云：

資格外實有度過之必要，而符創設之本旨也。

法學院的經費，比大學任何一院為多，而大學院對學生的待遇亦較重，學院為最刻，這是鐵一的事實。法學院的學生除了享受「兩人同住極少」（一間宿舍僅住二人）的一點待遇外，其他自燃不能幻想的，其與北大、燕京大學及與北平各大學各院表現最不平調制服的是津沽大學，與軍調制服的是津沽大學。曾記得去年冬季，有個同學發起向學校要求增加煤火，結果不愧不允，而且聲明不以以前，北大的發告，不久以前，北大農學院因要求煤火，兩人被開除學籍，真令

這秋來得一天一天的緊急，北風也不少地加勁！我艱苦的生活，真無幸運再走到最遠外，沙漠天去聽胡鶯曲；只在這一坐衰老的古城牆上時見朔風動亂秋草，我船如過馬一樣有著歸心了！我想這時候的江南，在籠以高氣爽，把酒醉菊——沐浴着人們在溫沉沉的作睡，然而河北這般寂的秋，沉靜的秋，早已令人耽擱，我又如常的走來這湖畔，這兒有一片小小牧場，可惜未入冬季，早已洒上了一層衰色！平常我也愛來此地打坐，受受太陽的光浴；或是翻譯一兩句詩文，或者有時唱起一首歌兒，便大吼起來！這牧場真是十分的可愛。今天當我來時，一大羣羊早在場上漫遊遂食，湖畔堤上一個牧羊人正在那兒草心中打盹，他似乎是在做夢，羊兒們那能幹擾着他的心！楊柳又伴

好在這蕭瑟的秋光，雖不酷似江南，確還可以見着許多佳日；若一旦人不起勁，湖上也能透逗出幾片麗影，那貴妃似的太液池，落沒了的什剎海，和着拖帶一把柳絲的西湖，却多入人們在沉酣如醉的市途中，自適行過，低首徘徊去！有時金鳥初墜，玉兔橫生，你真也能在她們中尋找着一廸西子之美。猶可憐我那八月的君山，不知向去哪兒了！

每日午後，我便走來這西湖之上，在這兒有兩個鐘聲竟够我的消閒；也有時間讓我對着那裏烟漫草的荒城——古代帝王的宮室頻起噓嗟之嘆；竟有時間讓我坐對耕衣的婦女和提捕的漁人憶起了我山水的故鄉和我那已消失的少年時代；竟有時候憑一陣大風吹來，吹動一池秋水與沛堤的老柳，雜呈出異樣的灰色，時或一陣陣的波浪，柳浪波花……；抓着我的心頭頗感空虛，不自禁也隨着一陣肺的大哭起來，宛如我兒時不得美肉食的一樣。這般的生活，這樣的滋味我是永忘不！我是永遠不忘！夫，導他去看着羊兒們惹下的大禍，儼如那十九國代表被日本導在中國來戰時一樣的凶惡。看畢了，似乎牧夫已確認了他的羊兒咬食了農夫的庄稼，他就馬上給那個年青的牧夫幾個不留心的「耳光」，打得他暈花四散，幸得旁人的勸解，羊人都才得以生還——這一場血戰，這一回夢魘，究竟「誰是大戰的負責者？」？隱根結底就是那指揮同盟軍的奧登堡，於着上戎裝之際，也曾流下了幾點可紀念的眼淚，縱是那潮流兩岸的旁人，也不禁為之心酸，而我呢？獨向黃昏，打算從此再也不來這湖上——這個殺伐的世界。

月夜於北河游。

墨子豈是這樣講法？

在大學讀書是研究學術的時期，不是讓教師課堂內按着講義一字一句的死講；我們所需要的，是教師能給我你豐富的材料，和正確的治學方法，使我你在此時期內，能得到多量的收獲。我們學——國民大學裏有位講墨子的D.教授，他是奇怪，課時向來不上講台的，却坐在同學的位上去講；考書總說沒帶來，六篇墨子講義，是他惟一的大要，要說他對墨子還很有研究，所以開口就說「孫讓，章士釗，梁啟超，胡適，他們的法則不對，的亂七八糟，不要管他們講的，你看我的書。」時異常的得意，可是這位D.先生雖說人家講的好，但人家的書，他半大却翻不看地方。這一天先生又上墨子，講到大取篇有幾句「愛尚世與愛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世。」但他也沒有把意義講出來，糊裏糊塗的就算了。」D.先生說孫章等人的斷白不對，應該把「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世。」連在一起，是「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世。」

去了，又講到「聖人有愛而無私，儒者之言也。」及月客之言也。」鄧先生又以孫章等「儒者」二字改的不對，而大聲讀自己的文「聖人有愛而無私。但曰，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同學以為這樣的句子少見，意義曖昧。D先生却連聲說「我的對，我的對，這是『logic』。」及至又講到「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而D先生說他人講的不對，自己却把「鍾」講成比「尺」長的東西，同學都詫異起來，「鍾」字本是古量名，受六斛四斗，左傳說「簎十則鍾」。又是酒器，孔弟子說「堯舜千鍾」。段玉裁亦謂古時酒之器，而古書內並繪有圖像現在的鐘瓶形狀。D先生却在墨板上畫一條長線說是「鍾」。同學說「鍾」不是比長短的，而明明是講容量的。問他鍾多長，他怫然而怒，說學生是向他搗亂，但先生講的對，同學疑惑問他，說是搗亂，我真要為我們的求學前途嘆了！

5

1

(版三第) (一星期)

一次出去的，只限于一三、年級的學生，除了哲學系的同學有特別情形外，其餘各班的學生，差不多都參加了，人數有二百餘名。午時八點半，每組發給了一個圓場鑑食盒，每人發了一個圓形的碟子，裏邊裝着雞包和香腸，當鑑食時間答的一陣音，於是一隊隊的學生軍，都從校舍裏走出來，高舉着燭燃美麗的大旗。大家的步伐都很整齊，各個人的精神非常高揚，完全是當着馬路旁觀的人，也立着看。我們的時候，我們更覺得格外的興奮，心裏還假以軍人自居了。出了朝陽門，不遠，到須一片荒涼的大野地，一眼望去，真像一幅寫實的古戰圖一般，回想到那才城裏的那種「車如流水馬如龍」的繁華境地又不禁有一另一個世界之感了。

什麼事情也是一樣，在你沒有十分和牠接觸以前，你絕不會對牠發生興趣，但是長你深深地認識了牠以後，那就就會對於牠發生了一種極大的興趣，我們參加軍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剛在中學的時候，對於軍訓，非常討厭，每逢軍訓的時間，不是告假，就是逃課，再不然就是故意搗亂，心裏總以為軍訓是很無聊的，現在才覺得軍訓大不為然，現往常覺得軍訓並不是枯燥的，機械的，而是頗有興趣的事情，尤其是在對練的時候。

野操歸來

廿

談師大教育系

教育系在師大，與文學系在北大，及法律系在朝陽，有同等地位。我並不虎你，就是連全國各大學教育系和說上，亦沒有那一個敗與他並列的，無論往年的成績，與現下的情況，都可以證明，過去畢業同學，服務於中等學校者，佔十七之八，他們對於我國中等教育，實有相當的貢獻。以師大附中而論，雖是整備師大的結晶品，但究其所以能如此完善，方針能如此明確，功課能這樣「樸樸」，大半是有教育系主持其事的緣故，這樣就造成了她在師大十年中手握指揮棒的地位，各位教授亦都因教育系而自豪，排功課表，先談教育系，排其次，先排教育系，出佈告，行公文……瞧不起她者，其他同學轉系時，亦都以她為目標，而身處其中的教育系同學們，因為成了師大的驕子，都頗額外地矜持，好活動的聯絡同學，好用功的埋首塞窗，此外仍存有東裏派，會場既有他們——或他們的足跡，圖書館也是他們常去的地方。但比較起來，在本系八十多餘人中，還是專心苦幹的同學佔多數呢。

說到教授方面，他們大半都是國內教界的宿星，掌教多年的老秀，朝夕過從的故友，他們的聲音笑貌，無一刻不在我們腦子裏打轉：如常道明教授的循循善誘、講解清滙；李建助教授的剛強不屈、人窮志堅；吳寶之二講師的突兀滑稽，溫公題教授的態度翩翩，溫文爾雅；傅保寧教授的日齒犀利，背誦光明；胡成教授的言語詭訛，話必男女……都給我們深刻的印象，你如若不進師大教育系便吧，那是你身在其中時，准把你如坐春風之中，好學不倦啊！他如教育圖書館藏書的豐富，學術自由研究風氣的流行，在在都引人入勝呀！

是四個教官，就每一隊，分頭探地去演習的科目。第一項是由四個人為一小隊，是領長，當副領，作一家都督着腰帶，領長長又時而舉左手，於是右軍前進，左軍也跟上，即前進，身於土堆之後，真大歡。可惜那風天雨地，不但燒不掉，而且連作完了第一個科直追向也辨不清，存着氣力，到石柱頂上，把演習了。在土堆前的首領，取出了帶來的錢包，而大喝，說笑大笑，時又像是一個有趣的一次的野操風是那麼大，而且且幾里路，還是走着沒有得到什麼，但是身體也是覺得很精，還很好，是沒有白跑這一趟。

「知識就是權力」——清海先生
句帶哲學意味的名言，是但俱存的演習，有一個演習，想作什麼也可，國家的進步，知識決定；文明的進步，運用所知識的運用，所以知識的金科玉律」的道路。不是「一帆大一帆巨」的，所以一般觀點，時而誠實，時而虛偽，便真而西施的，扒門而到「一告其外」，自然而然，找到個人的出路。而且不值得這樣去幹，家就可知道。有一個假定，求學的期間，不注重職業時，就做過中學，可是到處都不要，自己覺得很不了，就和朋友幫他的忙，從個人方面說是「一個獨創者，一個很能用，朋友也不少，書時代，如果大大努力，還有別人來歡迎你了「交際之花」，而它也是多讀書，是大家也當然得抱著疲倦，雖然，這都是人領於下。

(Knowledge is Power) 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由這句
萬能論。如果你真有了知
識，你的興亡，人類的利害，都
多，科學的發達，也就是知
識要。在封建了「天經地義」
不過，在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中
的一，是「朝內無人敢做官
的（？）的人，只要進了大
學府的大學畢業生，他
不知知識，只注重活動，所以
教務主任和師範學校的國
文歡迎他，現在他是畢業了，
但剛找到一個事情，不
少，但剛找到一個事情，不
造就了真的知識，則目前
貴學者去幹。你縱然不登
小，所以大學生們，不要只
惜少活動才好！

讀書與課外活動

宋志

各校簡報

單常識異，首到前，即有稱稍野外，演是曰飛沙撲面，過大街，故此次野外，圖書會，該校嚴塞，因之同學都座中客常滿，會員甚多，以計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大風雨組，將於十二月二十日，一律交割，作此研討。

本期清寒同樂會，
進行常規活動，
地址：新華書局
籌備委員會。
衣服穿之得宜，
五元，每兩日一
可隨時停飯，
却便宜兩元，
告以來，連日告
四五十一人之多，
禮拜一起，
一間感情，
一部分同情學生，
團之組織，
內又有一種體制，
茶點號召，僅
茶荳「中之」，
楊柳推三，女的
險，「不許紫荳」，
一百五十五年級受訓，
合應用打認真，
訓特別軍訓對

校簡報

中國大學

書館原不甚大，尤以近日天氣較爲炎熱，學生皆振作異常，未不禁大聲講讀。

之精靈食堂，自經同勞力辦事以來，指揮舊三院食堂大數進步。是堂設試食堂，每月伙費，任意組合，有事亦無不曉，但取費亦極高，故發出預交一百元，已發出通告，由本校各級各系學生，及各類球隊，及會，俱停空氣，近聞圓開，名聞一死脫胎，而歸無期，始知來：「不許哭，着女會員分別以「李魚」，張鷺二口應，不許哭，着

後一時假學生國語演講會

西
京
大
學

鐵路大

▲政治學會改選▼
午後一時半假主席席，舉報
修憲草章，由劉向主席，孟昭博士
主持，宋介文教授來校，劉訓物。
選吳克敬，鄧龍斌，韓當爲幹事。
散會後，續開幹德委會，及朱
瑞、王大鵬、方宗誠等，宋
子憲、杜宜德、及朱
雲、汪怡生、沈宜生爲等物
件。

國語演講會於十五日
舉行第二次會員大會

104

英本國東南會於二十一日為「白銀問題」任要及先發條件」任人擔任裁判外更請英國告辭，以資勸阻。屆時到會者共二十四人，其地得全特

大學當局爲提倡冬季運動，特設大會，出席者五十餘人。由該院主事人，即請美校哈士士五人，執行賽事。選出賽龍氣球，由胡元正、王正、王正、王正、王正、王正六人，分獲一、二、三、四、五、六等獎。由該院主事人，即請美校哈士士五人，執行賽事。選出賽龍氣球，由胡元正、王正、王正、王正、王正、王正六人，分獲一、二、三、四、五、六等獎。

